



随笔

张德源

# 也要老有所畏

日前,和几位退休了的老伙伴们相聚,不期然聊起了老有所畏的话题。

原本,大家都在聊几位老有所为的老伙伴。说人家老赵,退休前在一个单位当头,退休后凭一手熟练的电工技术,被一家公司聘去负责线路维修,工装一穿,十足的电工派头。还有邻居钱婶,退休前是一所中专的教师,不仅书教得好,文章也写得不错。刚退休便被一家文学社团请去讲写作,不仅深受学员欢迎,还很有成就,听说有不少学员在报刊上发了文学作品。钱婶说,学员发了文章,比自己发文章还高兴……

正说得兴起,坐在一旁的周老爷子却说:“依我看,人老了,能有所为更好,没什么可为,则该老有所畏。”

何出此言?大家先是一愣,继而更热烈地议论了起来。周老爷子拿出几份报纸的法制专刊,讲了几则法制故事,让大家很有感慨。故事里,有临近退休疯狂贪污受贿的,有为老不尊猥亵幼女被关押的,有倚老卖老不顾社会公德引起公愤的,有自以为退休后进了“保险箱”而胡作妄为触犯法纪的,等等。大家觉得,这些事例发人深省。老了,自觉做到老有所畏,往往比老有所为更重要。

老有所畏,畏什么?畏法纪,畏公德,畏健康的民意民风民俗,做到别触犯,别冒犯,更别明知故犯。畏,其实不是消极的惧和怕,而是一种理性的敬畏、自律、或自觉遵循。康德有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化成我们中国老百姓的话,那就是不能欺天、不能欺心。

其实,走过人生的大半程风雨,那也只是过往。对于一个老者,也许余生“去日无多”,但那还是“未来”。为时不多的未来里,是继续书写辉煌、正直、无愧,还是被欲望、贪念所惑,“无畏”地冲击法律、道德、良知的底线,一失足致千古恨,留下可耻的败笔,全在一念之间。这一念,就是有没有敬畏之心。

老有所畏,就是尊重法律、纪律、公德和社会良知。对于一个老党员、老干部来说,就是记住自己的公仆本色,不忘初心;就是记住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做人底线,做个正直的人。

老有所畏,就是年岁大了,也能自觉做到“不逾矩”,始终有一轮红日在胸,心态阳光,情怀远大,依然能向周围的人释放、传播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老有所畏,好。

## 且行且吟



我在你的山坡上放过牛羊  
在你的河沟里抓过鱼虾  
月光下围着石墙游戏  
两脚黄泥、光屁股长大  
你是一片丘陵  
生着绿的树、红的花  
你就是一个小村  
没有宽的路、广的厦  
多年以后我确实长大  
瘦小的臂膀已变的坚实  
稚嫩的脸庞已结满胡茬  
不再步履匆匆、浪迹天涯  
依然愣愣愣愣、满口土话  
多少次秋雨春风  
浸润着你的厚重沧桑  
如何令世人瞩目、名扬天下

早已尘埃落定、拨云见日  
在悠扬的编钟声中——  
泼墨作画  
工匠挥汗如雨  
农夫尽情播撒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  
美酒溢香、青铜生辉  
市井间歌舞升平  
举国彰显原始的伟大  
是谁站在历史的高端  
讲述亡羊补牢的故事  
鸟瞰跑马岭金戈铁马  
十字江无数个日子的淘汰  
沉淀多少遥远的悲愤  
又有多少疑惑被洗刷

三千个岁月  
可以演绎多少故事  
尘封多少神话  
一万里荆楚  
每个角落都轮回着  
悄无声息的春秋盛夏  
没有人迹是怎样的风景  
盘古开天辟地  
在那闷中打造虚假的浮华  
此刻、城阳城内

公元2015年冬季  
我再次穿越你的残垣  
徘徊在晒场上  
在苍茫中睁大眼睛  
看天空无声飘着雪花  
银装素裹的原野  
悄声无息的春秋盛夏  
你在无声中行进吗  
感谢您  
让我比別人多了份厚重  
多了份牵挂

# 山水人家

王大明

坡茶树,一坡板栗,零星菜地。湖水养鱼、鸭、鹅,山坡养鸡、牧羊、喂兔子。红砖房主人一家四口居住,简易房做厨房、餐厅、小旅馆。不太大的沙土地向阳小院,一棵樱桃树,几架葡萄,还有从山上移栽的一圈映山红和兰草花。这就是我心仪的老万农家饭庄。老万放了六十几只羊,儿子小万是林管员,看管公家树林和自家承包的两百多亩湖面,老万儿媳照看孙子和做农家饭,接待游玩客人。

一条狗被栓在路口迎宾护家,俩小狗绳在羊圈守夜看山。来此游玩的大多是熟人常客,远的有郑州、武汉的客人,近的有本地来钓鱼或吃农家饭的客人。远道来的一般会小住几日,山里林间走走,划小舟湖中转转,或在老

万家承包的湖岔子里钓些南湾鱼带回家……

老万家的饭菜,就是一句话,土生野长农家烧。老万家的鸡没有圈,每年多时养一千多只,白天在树林、茶林、草丛中觅食,晚上房前屋后,树上棚下栖息。母鸡蛋生在山上湖边的草丛中,老万儿媳听咯咯声,提篮收蛋。老万家鸡仔从来不用人工孵,到了季节,一窝接着窝小鸡儿会在母鸡的咯咯声中从山林里走出来。每逢周末,小万夜里打着手电抓鸡,为明天游客食用做准备。老万家的兔子,最初是几只家养白兔,养着养着变成了一群灰黄色家兔和野兔杂种兔;鸭、鹅以南湾湖为家,从小到大在碧波中;羊也是在冬天才喂些料食,一年到头都是老万满山遍地散养;

闷罐肉是老万的老伴在乡下自家喂的猪肉做的,青菜是纯天然;鱼更不用说了,客来了,划着小船到湖中网箱现捞。

小万媳妇的厨艺巧:湖水烹鱼,松木做饭,米汤炖鸡,青菜清炒,味精鸡精全无,只有葱姜蒜辣椒。老万家不用酒精炉,只用三个爪的泥炭炉炖煮,火红的炭,暖暖和和,炖着土生野长的鱼肉,咕嘟咕嘟声中,满屋飘香,让人口水生津,食欲大增。

打个饱嗝,我一如既往在暖阳下的小院里小憩,喝几口老万刚沏上的自家绿茶,眯眯眼,看着身边的绿水青山,天上浮动的白云,翱翔的燕隼,听着阵阵松涛和犬吠鸡鸣,不一会儿便在躺椅上进入梦乡……

# 息县谯楼的变迁

陈洪明

荡。

后来才知道,这里曾为息州州衙,有700多年的历史。元代元贞元年,为息州州同乌公所建,后被战火焚毁。经历代多次重建修缮,仍荒废到如此情景,令人感叹。

吸引我的,是门楼里面的世界。拱门后面,一重一重的大门,一幢一幢的瓦房,正是县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给人一种庄严神秘的感觉。

上世纪80年代,县委门楼改建,保留了砖台和拱门,上面盖起了三大间雕梁画栋、重檐叠椽、檐角高翘、回廊四面、石麒麟把门、镂空雕花门窗的仿古建筑,定名为“息州谯楼”。赭红色的墙壁古朴大方,白色的护栏蔚为壮观,橙红色的琉璃瓦顶熠熠闪光。一前一后,

飞天仙女簇拥着“息州谯楼”“政通人和”两块匾牌。八个风铃分别吊在檐角下面,微风吹来,叮咚作响;二龙戏珠高卧于屋脊之上,在彩色霓虹灯的辉映下,分外显眼,又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这里先是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后又成为人们开会、办展览的场所。

到了新世纪,县委、县政府为改善其周围的环境,痛下决心,拆除了政法部门四个单位的办公楼,谯楼东西建两个广场,被称为谯楼广场。大理石铺地,花带围绕,巨大的花束灯柱高高耸立,冬青黄杨苍翠欲滴,香樟树散发着醉人的芬芳。这里风景秀丽,宽敞明亮,成了人们集会、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清晨,东方刚刚现出鱼肚白,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涌来。打太极拳的气定神闲、蹦迪的尽情挥洒、扭秧歌的潇洒飘逸。老人们牵着憨态可掬的小狗,提着小鸟啾啾的鸟笼,脸上洋溢着安逸和幸福。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男男女女的舞伴们随着欢快的音乐,对对双双,翩翩起舞,享受着欢乐和健康。特别是节假日,这里就成了儿童的乐园:他们在蹦床上、在木马上、在秋千上、在金鱼船上、在小“火车”上、在“动物世界”里欢乐开怀;还有玩橡皮泥的、钓塑料小鱼的、玩滑板的、放气球的,妈妈的嘴角上挂着笑意,孩子的脸上充满着天真与惬意……

啊!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息州谯楼——息县这一古老的、标志性的建筑,也在越变越年轻……

便从四面八方涌来。打太极拳的气定神闲、蹦迪的尽情挥洒、扭秧歌的潇洒飘逸。老人们牵着憨态可掬的小狗,提着小鸟啾啾的鸟笼,脸上洋溢着安逸和幸福。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男男女女的舞伴们随着欢快的音乐,对对双双,翩翩起舞,享受着欢乐和健康。特别是节假日,这里就成了儿童的乐园:他们在蹦床上、在木马上、在秋千上、在金鱼船上、在小“火车”上、在“动物世界”里欢乐开怀;还有玩橡皮泥的、钓塑料小鱼的、玩滑板的、放气球的,妈妈的嘴角上挂着笑意,孩子的脸上充满着天真与惬意……

啊!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息州谯楼——息县这一古老的、标志性的建筑,也在越变越年轻……

# 春天,请听我说

李北红

有鱼儿的欢跳。库面的水,如一面明镜,没有一丝波纹,只有雨滴打入水面后泛起的涟漪。岸上的树木、青草、小花,被雨水冲洗了似的,青翠欲滴,格外养眼。我突然想问,雨是知己么,是友人么?仔细想来,雨是水面的知己。水面在寂寞时,等雨;失落时,等雨;快乐时,有雨。这迟来的春雨,就像一个眼神深邃的女子,任性、专一,倚窗凝望,正在雨中等待、迟迟暮归的意中人。

一帘春雨,又把把多少亲情、友情、乡情、爱情的情丝惹尽?

雨在雾中,人在雨中。与细雨相依,与思念相拥。伊人仍浅笑如昔,絮语如旧?仍回眸含笑,万种风姿?仍相距天涯,遥祝心事?在这春雨贵似油的季节,

多想揽一把春光,遥寄于你。多想,捧一鞠春雨,洗尽尘埃。多想截一段岁月,定格永恒。可这三月花香弥漫身心。三月的事萦绕于心,三月陌上的春雨细雨淅沥。在雨中,在风里,在这坝基上,恰似伊人凝望的眼眸,醉了寂寞,醉了流年,醉了心中有欲望的人。

大别山的春雨,低眉顺眼,相顾无言,好像一切都在不言中。旧人、旧事、旧时光,回不去的是旧的心境。也许,这曾经拥有的某一日,某一月,某一年,素净、旷达,让人心生欢喜。被翻过的光阴,从指尖划过,冷冽清冽。但我相信,在思念你的路上,翻山越岭,终能一见。见到的不再是年轻的容颜。或许是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一条街,一起读过的一

本书,一起喜欢过的一场电影,或许是街边一起坐过的长椅。一念想起,你的传奇,鱼传尺素,一串长风,犹如眼前的细雨,别无它求,迎风不语。它美就美在这份孤清自怜,清幽自赏。

旧了的年华,总是多愁善感。过去了的岁月,总喜欢沉睡在心底。每天睡前,总是要看书的。不如此,梦就不踏实。床头桔黄色的台灯打开,与书中先哲们对话,夜雨中那真叫神仙过的日子。非商海,非股票,无功利,和心灵沟通,与夜雨相拥,如茶如酒……细雨来了,伞下等着;生命累了,人生车站等着;渴望久了,来生等着。这就是春雨中不悔的誓言。

徜徉在雨中,任心放飞。春天,请听我说。

## 征稿启事

位格调高雅;文字稿件字数简短,长稿不超过1500字。

### 三、栏目设置

- 1.“生活随笔”栏目:刊登借景抒情、咏物言志、人生感悟类文章,要求贴近社会生活,做到有感而发,忌无病呻吟。
- 2.“世相小说”栏目:紧跟时代节

奏,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生活。可以是霓虹下的躁动浮华,乡土里的平淡朴实,亦可是说不完的爱情主题、道不尽的校园情结。

### 3.“中山茶座”栏目:刊登导向正确、有思想、有观点、针对性强、说理透彻的杂文。

### 四、注意事项

- 1.稿件必须是作者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如发现抄袭行为,作者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 2.稿件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和体现正能量。
- 3.在本报未采用前请勿一稿多投;本报对稿件有删改权。

### 五、联系方式

电话:0376——6266135  
邮箱:xyrbhy@163.com  
《信阳日报·百花园》编辑部  
2016年3月

## 垄上行

迎着春光,我急不可待地驱车赶往南湾湖畔的老万农家饭庄。

一路向市区西南方向,是高大的松树,碧绿的茶园,夹杂着桃树翠竹林,裹着野草的气味,伴着早春的山岚,起起伏伏,曲曲折折,环着山峦绕着南湾湖而行,途过星星点点的山里人家,与南湾湖大坝相对而视后,再往前不过几公里,路穷处,山尽头,便是烟波浩渺的南湖水岸。不远处,在松树栗枝掩映中有两间红砖房和十多间简易房,傍着湖岔,依着山边,一

## 岁月

上世纪50年代初,我考入息县一中,从80里外的农村第一次来到县城,对城里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新鲜,尤其是对县委大楼印象特别深刻。

那时刚解放没几年,百废待兴。县委大楼是一个砖砌的四方高台,中间是弧形拱门,上面有几间小瓦房。墙壁沙灰脱落,门窗破旧。小布瓦顶上长着稀稀疏疏的荒草,在风中不停地抖动。左边的角上一口铜钟挂在木架子上,有火警的时候,就有人敲响,低沉而悠长的报警声在空中回

## 心香一瓣

零零碎碎,下了近一个星期的小雨。心情,随着天气,时好时坏。今晨,又下起了绵绵细雨。说是雨,只能说有雨意。早晨散步时,雨丝时有时无。一会儿,雨便下得大起来。处理完日常事务后,驱车来到龙山水库坝基上,撑着伞漫步。

细雨,不紧不慢,轻轻拍打着伞面,似是有韵律的细语。坝基上,没有人走动。偶尔来一辆轿车,也悄无声息疾驰而过,怕打破坝上的寂静。库面上白雾缭绕,没有声音,没有水鸟,也没

### 一、版面定位

《信阳日报·百花园》为综合文艺副刊版,是为我市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爱好者打造的专业性强、品位高的文学艺术作品副刊,主要刊发我市作家、艺术家及文学艺术爱好者的作品。副刊开辟园地,繁荣创作,推陈出新,百花齐放。

### 二、基本要求

以文学作品为主,兼刊书法、金石印迹、绘画、摄影等作品;风格不限,品



# 母亲(上)

王西亮

2015年6月22日,这是我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母亲艰难地走完了她含辛茹苦的81岁人生之路。

母亲的一生是苦难坎坷的一生。母亲本不姓后来的姓。80多年前,正是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母亲的父母身为光山县城东外郊区一个小集镇上的农民,因为惹上与一个富户的官司,无法生存,举家逃难到信阳市东关外农村,在一片废地上搭了二间茅棚,靠给人种地为生。后来外祖父病逝,外祖母带着不到两岁的母亲颠沛流离,逃荒要饭到今平桥区平昌关镇刘集村袁庄,被同样是给人打长工的、我后来的外祖父接纳,直到解放后迁徙到蒿林村付庄定居,生活才算安顿下来。

同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农村人一样,母亲小时候没有上过一天学,她平生认识不多的几个字,还是成年之后,在集体夜校扫盲班里学的。母亲没有文化,记忆力却超乎寻常地好,她对小时候听民间艺人和村子里老人们讲述的民间故事,

都记得很清,“王祥卧冰”“孟仲哭竹”“木妈的故事”,这些传统的孝道故事不必说了,像“秦琼卖马”“罗通扫北”“呼延庆打擂”“薛丁山征西”以及樊梨花、王宝钏等精彩曲折的故事和传奇人物,我最初都是听母亲讲述才知晓的。如果说母亲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一点也不夸张。

母亲是被这种生活逼出来的博闻强记,有老家人对她的一个称呼为证:我小时候到外祖母家拜年,那庄上的一些邻居时常有人对我说,你母亲年轻时可是个“人物”呵!所谓“人物”,在当时老人们的语气中,自然是说我母亲比一般人稍微聪明、略能能干一些的意思,口气中流露出几分赞许。

勤劳是母亲那辈农村人的共同特征。母亲一生都在田间辛苦劳作。大集体时,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母亲总是和男人们一样担麦捆、挑稻捆,以至于在她40来岁、正值壮年时,累坏了腰椎,曾一度卧床数月不能下地。父母一共养育了我们

姐弟7人,在那个整个国家都很饥饿的年代,童年留给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很少有吃饱饭的日子,特别是早春二月和寒冬腊月,缺衣少食,又没有宽余的取暖柴草,真的是饥寒交迫。冬天,夜长昼短,家里常常一天只做两顿饭。夜晚,肚子饿得咕咕叫,母亲就让我们早些睡,说“床上是个馍,躺下就不饿”然后就讲些狼精狐仙的故事,我们也就习惯了在这些故事

中慢慢进入梦乡,度过一个又一个饥饿的日子。那时候,每到冬天农闲时,父亲就和村上的叔辈们到20多里外的南山里捡柴禾,每次来回几天,拾得一板车或几捆枯树枝——那已是不小的收获了,而我们也从这一捆捆的干柴中看到了温暖的希望。而母亲这个季节则要徒步到十几里远的淮河边滩地里捡萝卜。早上天不亮出发,半夜才回来,背回一袋子、半袋子大大小小的萝卜……正是有了父亲和母亲这种披星戴月的辛劳,这种一刻也不消停的勤劳,才使得我们这个困顿之家的日子能够勉强维持下去。

1978年秋天,我作为文革后信阳县第一批招考的重点高中生,从大队初中考到当时设在明港镇上的信阳县二中读书。那时,家里依然十分贫穷,除了每学期8元钱学杂费外,在学校,连三分钱一份的咸菜也买不起。我每次回家必带的菜就是母亲炒的腌萝卜、腌辣椒、腌韭菜,用罐头瓶装着。我看到,每次周末我回家背粮食带菜,母亲总要把我送到村北边的大路口,站在那儿,目送着我,直到我的身影被另一个村庄遮挡……几十年来,母亲留在我心中的各种形象多得不可胜数,但至今仍定格在我脑海里从未改变的,就是母亲站在村口目送我上学时那雕像一样的瘦弱身影!成为我永远不能释怀的乡愁!成为儿子对母亲终生的思念和守望! (配图 佚名)